

二十来岁的严定宪出任原画组组长。此外，万籁鸣外请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教的张光宇、张正宇兄弟二人。

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张光宇就与万籁鸣相识了。1929年，《上海漫画》（周刊）上刊登了一则“工艺美术合作社成立”的广告，张光宇、邵洵美、万籁鸣、祁佛青、钟幌、江小鹈、张振宇（即张正宇）七人是合作社发起者。该社业务包括了绘画、雕塑、装饰、建筑、木器、铸金等方面。对《西游记》及孙悟空的热爱，让万籁鸣和张光宇一拍即合。在1945年的《自序〈西游漫记〉》中，张光宇说：“一部旧《西游记》经过了许多人的考证，大致对孙悟空这样一个物都非常推崇，你看他花果山称圣的精神，是何等可爱？是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人物。说起来整整一部《西游记》还不啻是一部孙悟空的史诗。”那么，《大闹天宫》更是一部孙悟空的史诗，这部旷世之作，正是张光宇画的主要形象和部分环境布景。孙悟空的勇敢矫健、龙王的老奸巨猾、玉皇大帝狡诈、巨灵神愚笨、土地老儿可爱……一个个，个性是那么鲜明，他的设计从色彩到线条都有浓浓的民族味道，还透出一股童真，特别是矮胖的土地老儿和傲娇的哪吒，怎么看怎么讨喜，而孙悟空的形象设计，张光宇在《西游漫记》中创作的桃心脸成为电影再创作时的参考模板。

张仃：张光宇慧眼识英雄

1993年4月5日，“张光宇艺

术回顾展”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展厅开幕。

当时已76岁高龄、满头银白的张仃先生在众人簇拥下来到现场，他对张光宇作品的解读如数家珍，越讲越激动，与挚友张光宇的往事时过境迁却历历在目，此时又涌上心头。

在随后召开的“张光宇艺术研讨会”上，张仃第一个发言，高度评价张光宇的艺术成就：“当代中国伟大的艺术家张光宇先生逝世30周年，但他的艺术还没有被社会充分认识，没有得到弘扬，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。我们欠张光宇先生的账！”

1936年，张仃19岁，因参加进步活动入狱，刚从监狱出来。此时的他一无所有，寄居在南京城外的一座破庙里，每天为吃饱肚子奔忙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把父母赋以的姓名“张冠成”改成了“张仃”——孤苦伶仃的“仃”。

他靠画画谋生，但屡被一些漫画刊物退稿。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十分活跃。张仃在北京见到张光宇画的《十日谈》，凭直感相信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。

张光宇与张仃素昧平生，在他尚未出道，处境十分艰难时发现了，提携了他，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飞跃。张仃曾经给当时颇有名气的左翼漫画杂志《生活漫画》投稿。这家杂志因进步的倾向和严肃的内容曾得到鲁迅的赞扬和支持。自以为是左翼的张仃，挑了两幅作品寄去，没想到全退了回来。

一天，张仃在南京开架书店里偶然见到他的漫画《皇恩雨露深》

和《同志》出现在张光宇办的杂志上。张光宇为这组漫画制了铜版，并加标题列在“全国漫画名作选”内。张光宇一次给张仃15块银元的稿费，是张仃给报馆画画的月收入的总和。

抗战爆发后，张仃到上海，由同学韩烽陪同找到时代图书公司。张光宇一见张仃，就从里屋高兴地迎出来说：“原来是个小赤佬！我还以为你是东北大汉，原来是个小张学良！”当晚他打电话约来叶浅予、鲁少飞、胡考等人相聚通宵。

关于二张的亲密关系，圈内盛传张光宇的一句话：“张仃到哪儿，我也到哪儿。”1957年，文化部派张仃到中央工艺美院，张光宇也来工艺美院报到了。他提出要办一份杂志，弘扬中国的装饰艺术，这份杂志即是《装饰》。第一期张光宇亲自为封面设计了标志和刊名字。在1958年9月创刊号的《装饰》上，张仃创作了龙舟旌旗图案的封面图画，象征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构图大气，寓意深刻，与张光宇设计的杂志标志和刊名珠联璧合，可以视作

右图：张仃。

